

第六章 結論

「耶路撒冷」(Jerusalem) 在希伯來文的意思原為「和平之城」(City of Peace)，但諷刺的是自以色列於 1948 年獨立建國以來，此地從未真正享有和平。以巴衝突更成為長期以來國際之間所關注的焦點，不管是聯合國，或是美國、阿拉伯國家等皆曾努力地試圖在此扮演和平調解者的角色，但許多時候都無功而返，以巴雙方各自受到內部不同派別、不同意識型態的影響，無法和對方達成真正的和平協議。對雙方而言，此地並不只是與生存權息息相關，同時也與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對猶太人而言，他們是神的選民，而此地是神給他們的應許之地。對巴勒斯坦而言，這塊土地是不能讓與的宗教財產(Waqf)。因此，不管是以色列或是巴勒斯坦，雙方皆有保守派的宗教分子，堅決反對政府向對方妥協。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今，對他們而言，他們所信仰的宗教代表一切，他們也透過日常生活，來詮釋並實踐宗教信仰。

從以色列方面來探討，在 19 世紀所興起、且勢力延燒至今的錫安主義運動，乃是一群世俗化猶太人，所推動的建國運動，最後他們終於藉著推動此運動，成功地建立以色列國。在此同時，亦有一股正統猶太教的勢力，強調猶太人必須被動、耐心地等候彌賽亞的出現，帶領猶太民族建立真正的以色列國，並反對錫安主義運動和以色列國家的存在。在這兩股相對的勢力中間，另外興起了忠信社群，他們的理念正好融合這兩股勢力的思想，忠信社群主張將世俗化的錫安主義運動，賦予另一層宗教意涵，他們相信錫安主義運動所推行的計畫，也正是神救贖計畫一部分，伴隨著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以色列的建國、六日戰爭、耶路撒冷的統一、屯墾區的建立等等，忠信社群視這些事件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與奇蹟，既然這些事件可以成功，表示神與他們同在且神正展開祂的救贖計畫，因此，強烈的末世觀念在忠信社群內部瀰漫開來，他們深信積極屯墾所佔領的土地，可以呼應神的計畫，藉著人回應神，神帶領人，兩者相調和，來加速神救贖的完成。他們亦深信，自身並非是要佔領這些土地，而是要救贖這些土地，更是在救贖神的選民——猶太人。而筆者在本研究中，正是以分析忠信社群個案為最重要之例證，說明了以巴衝突中，為何除了政治、土地、外交等是重要的衝突因素外，宗教因素更是其最關鍵性的衝突原因，而對宗教的堅持與不容妥協，正造成雙方今

日勢如水火的局面。

整體而言，忠信社群是在 1967 年的六日戰爭之後，真正地發展起來。當時，以色列政府還在猶豫，是否要將所佔領的土地歸還給巴勒斯坦人，或是作為談判籌碼時，忠信社群便率先進入當地，建立屯墾區，試圖造成既定事實。當時已有許多巴勒斯坦人民居住在當地，但他們仍不顧危險，透過一些計謀，成功地在當地建立屯墾區。當政府派遣軍隊前往驅趕時，他們不惜採取攻擊、暴力手段，以維護自己的信仰理想。1977 年時，極右翼保守的利庫黨(Likud Party)首次執政，更助長了忠信社群的堅定理念，只因為利庫黨基於國防、外交的因素，也積極地在當地屯墾，這和忠信社群所期待的不謀而和，在雙方的共同合作下，屯墾區與日俱增，許多巴勒斯坦人民變成難民，生活苦不堪言。然而，對忠信社群而言，他們並不認同許多人所強調的巴勒斯坦的自決權，或是對方的民主、人權等的重要性，因為他們相信自身的宗教信念超越這一切。

忠信社群的出現為猶太教內部帶來衝擊，許多猶太教徒，不管其立場為反對或贊成，皆開始思考錫安主義、以色列國和彌賽亞之間的關係。正統猶太教團體，如「城市真正的守護者」、「撒塔瑪哈西德派」、「哈巴德魯巴維奇」團體等，皆認為以色列是個違背猶太教傳統的世俗國家，因為這個世俗國家，沒有耐心等待神興起彌賽亞來重建真正的以色列國。這些正統猶太教團體，強調猶太人必須被動地等候彌賽亞，在彌賽亞來臨前，猶太人仍應處於流散狀態，如今唯一可以做的舉動只有悔改、以及努力遵守宗教上的一切誠律。也因秉持這樣的信念，他們對忠信社群激進屯墾佔領區的行為，感到相當不以為然，並試圖透過許多方法，如：採取抗議行動、出版相關書籍等方式，來表達他們反對錫安主義的心聲，並不斷地強調，錫安主義和以色列國家的存在皆違背神的命令。這和忠信社群所相信的——錫安運動和以色列國家的存在，正是神救贖計畫的展開，為了加速彌賽亞的到來，猶太人應積極地採取行動，屯墾所有以色列土地——在認知的本質上，有著極大的落差。而也正因這份落差，讓以色列內部有著多種聲浪，這一波波的聲浪，也影響著以色列下一步的政治動向。

更進一步來看，忠信社群透過許多謀略，成功地在以色列所佔領的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建立屯墾區。此行動為以色列內部帶來分裂和對立的局勢，因有許多主張以和平換取土地的人權團體，強調忠信社群的行為是非法的、且應受到最嚴厲的譴責，要求忠信社群應該立即歸還所佔領的土地。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也受到國際上的輿論與壓力，當以色列政府，試圖向國際上、以及國內反對屯墾的聲浪妥協之時，忠信社群就會號召群眾示威抗議，以表達他們的反對立場。也因此，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就常隨著左派、或右派的主政，時而主戰，時而主和等不同做法。

對採取務實態度的以色列政府而言，他們並不熱衷於屯墾土地，對他們而言，政治、外交、國防才是他們最注重的。¹⁹⁹若是比較勞工黨和利庫黨的立場的話，可發現兩者的差異，勞工黨較強調以土地換取和平，如 1992 年開始擔任以色列總理的拉賓曾積極地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他相信歸還佔領地可以換取和平的到來，而右翼的利庫黨則較強調達以色列領土的完整性，並傾向於保留佔領地，不過，在許多時候，因為現實因素，他們也會採取務實的態度，將佔領地歸還給巴勒斯坦（例如 2004 年的時候，夏隆擔任以色列總理，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將迦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共計四個屯墾區，歸還給巴勒斯坦人。）

自從忠信社群和其他團體，成功地在佔領地——約旦河西岸和迦薩走廊建立屯墾區後，基於國防安全等考量，再加上巴勒斯坦至今仍未能成功地建國的情形下，以色列政府開始在當地施行殖民政策，或用推土機摧毀巴勒斯坦人的家園、建立以色列人的屯墾區。此舉也引起國際間許多譴責的聲浪。²⁰⁰為了保護屯墾區的居民，以色列政府不顧國際的反對聲浪和巴勒斯坦政府的譴責，單邊建立許多以通電柵欄、鐵絲網和水泥牆所築起的隔離牆和檢查站。在面對巴勒斯坦起義或攻擊的事件上，以色列時常採取報復的行動，如動用坦克、飛機、大炮，或武裝直升機等嚇阻或消滅對方，而對方則用土製火箭、路邊遙控炸彈或自殺炸彈攻擊

¹⁹⁹ Ian Lustick, *For the land and the Lord :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 p.45.

²⁰⁰ 以色列為〈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權公約〉會員國，人們譴責以色列違反此公約的第 11 (1) 條規定：「每個人有權利提供他自己和家人足夠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屋。強迫驅離是違反個人、家庭和／或社區的意願，永久或暫時將其從居住的家或／和土地驅除，沒有條件和管道給予適當形式的法律或其他保護。」引自“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he place of the fence/wall in international law,” <<http://web.amnesty.org/library/index/engmde150162004>>, 19 January 2007.

的方式反擊，這造成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如以色列總理夏隆於 2000 年 9 月強行進入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清真寺是僅次於聖城麥加、麥地那的第三個聖地）所引起的巴勒斯坦起義事件，便是最好的例子。自此以後，雙方互相攻擊的事件頻繁發生，根據相關統計，從 2000 至 2006 為止，在以巴衝突中遇難的人達到五千多人以上，其中千餘名以色列人死於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所發動的自殺式炸彈襲擊，另有近四千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巴衝突中死於以色列軍人的槍彈之下。²⁰¹

直到如今，約旦河西岸的屯墾區和以色列所佔領的東耶路撒冷，仍舊是以巴衝突或和平之間很重要的關鍵。因為這些屯墾區成為巴勒斯坦人謀求生存和發展、獨立建國的絆腳石。為了讓雙方儘快達到真正的和平，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力量多年來不斷地努力，讓雙方進行多次的協商，並簽訂協議，也為雙方提出不少和平方案。

許多學者曾預言宗教即將世俗化，並逐漸消失，但若由本研究所探討的諸多論述看來，卻可發現宗教力量不曾消失，至少，在目前的以色列國家，宗教勢力強烈地影響著政治局勢，更左右著以巴衝突的發展和演變。透過忠信社群個案的論述和探討，可發現「宗教世俗化」之論述無法成立，也可發現需要重新檢討此理論的必要性。

此外，透過本文研究，也得以重新修正傳統的彌賽亞理論，傳統的彌賽亞理論認為彌賽亞運動是因應苦難、迫害等因素而興起的宗教運動，但忠信社群讓我們發現：事實上，勝利與成功，也可以帶來彌賽亞運動的興起。因忠信社群是在以色列建國、六日戰爭、贖罪日戰爭等等一系列的勝利行動後乘勢興起。正是這些勝利和奇蹟，讓他們深信彌賽亞救贖計畫已經展開。

本文研究還有許多待深入探討的地方，但受限於語言能力而仍有欠缺之處，由於忠信社群所出版的文獻主要以希伯來文為主，若是可進一步掌握希伯來文的

²⁰¹ 引自 “After 5,000 dead, hopes slim of ending ME bloodshed,” <http://www.palestinemonitor.org/nueva_web/articles/features/hope_slim_bloodshed.htm>, 3 May 2007.

語意，則可以更深入了解他們的宗教信念。另外，本文曾提到忠新社群具有很強烈的宗教領導人的魅力，日後或許也可從此切入來探討此宗教團體。此外，他們除了積極地屯墾之外，也積極地透過教育來推廣他們的理念，或許也可透過了解他們所屬的「拉比訓練中心」（Merkaz Harav Yeshivah）或是其中一位名為阿維內爾拉比（Rabbi Shlomo Aviner）所設立的宗教學校（Ateret Cohanim Yeshivah）的宗教教育課程的設計，了解他們如何將對於以色列國家的認同和猶太教結合起來。最後，忠信社群的一些成員們也已組成「聖殿協會」（The Temple Institute）和聖殿博物館，並根據經典的記載，繪製聖殿模型、和準備聖殿進行宗教儀式的相關器具，以便聖殿重建後，這些器具能馬上派上用場，筆者認為這部分也仍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以利了解此忠信社群的不同面貌和宗教信念。